

诗林漫步

在峡谷里听泉

(组诗)

●温古

过去的时光远去了
但忽然被一条溪流又追了回来
——题记

太古

茅屋之顶
有连接天空的青烟
山冈之巅
有反复熄灭又燃旺的火堆

峡谷

我的心中有野草、灌木、老树
白云卧在有流水的峡谷
野兽睡醒，刚刚离开

溪流

最大的石头与小石头之间
是丛生的芦草和细沙
诗句般的细细泉流
泥鳅一样钻出

灌木围拢的一个偌大的水潭
几片柳树叶
名词一样漂在水面
我坐在水边的大石头上多久了
山风轻轻地摇晃着垂杨林

听泉

从没有一种乐器
能奏出这么纯净的泉流声
它掏空了山里的静
云又将峡谷填满

它不倦的流水声掏空了我的心
我只能用这些老树和灌木来填充

果实

沙棘火红的果实缀满枝条
像就要绽开的梅蕾

那里曾贴近你樱红的嘴唇
你用舌尖舔过的枝杆微微摇晃着
它陶醉于那一刻的幸福

山冈

芦花在风中云朵一样微微晃动
跟着它，四周的山冈
也在微微晃动它们的花岗岩头盔
我紧紧拥抱自己的那一刻
蓝色的山麓忽然间年轻了

足迹

枯树横卧在河滩里
石头横卧在泥潭里
几万年的风雨经过河滩
祖先和野兽走过的足迹
被沙泥埋在最深处

樟子松

峡谷里站满了樟子松
万木林中，我不知自己是哪一棵？

当我走近，谁拒绝？
当我离开，谁挽留？

低语中的叶片
是一种什么内容的语言？

多深的泥土
能接近它们的思想？
多深的路，能追上
它们行走的根？

当我转身
森林的交流之门
已从我的身后关闭

源头

所有过去的时光远去了
但忽然又被一条溪流追了回来

我的热血沸腾
感觉到那是年轻时的一首诗
识途的马驹一样，穿越峡谷
循着溪流，返回到它的源头

青城文脉

浑河记忆

●吴欣



的冰车，在河道里滑来滑去，把欢乐与笑声洒满整个浑河滩。

对于浑河，记忆最深的要算是每年的七八月份，这个时候的浑河经常发大水。家里大人经常叮嘱我们，只要看到河水冒泡泡、河水污浊，或者闻到污泥的气味，那么浑河肯定要发大水了。凭借这样的常识，我和小伙伴们不知躲过多少次被河水冲走的危险。当

然，这个时候也正是“得河利”的好时候。八月份，正值果实累累的季节，一旦浑河发大水，村里所有的男女老少都会奔走相告：走哇，“得河利”去。在河岸，我们会看到滔滔河水挟裹着大量的苹果、土豆、西瓜、葫芦等冲向下游，并且在我们村这段比较宽阔的河道漂向两岸。我和小伙伴们随着大人一起，带着筐子，下到河边，一边奔跑呼喊，一边捡拾

绿萝，无花也精彩

●侯世平

绿色是生命的底色，花无绿叶相扶必然枯萎，绿叶无花助力却依然旺盛。

绿萝不以盛开博眼球，只以绿叶为本真，绿得娇嫩，绿得让人心醉，仿佛是大自然最得意的调色盘，一不小心就洒了这么一抹清新的绿在我们的生活里，假如有点剩啤酒给它敷一下，红得发紫不是好话，但绿得发亮一定不是贬义。在花卉界，那些色彩斑斓、争奇斗艳的花儿们总是抢尽了风头，而绿萝呢？它就像个淡泊名利的隐士，不争不抢，却总能以它那独特的绿意，悄悄地点缀着每一个角落。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有时候，低调也是一种魅力，绿色也能成为焦点。

绿萝的“爱皮属性”尤为退休闲居人士青睐。绿萝就像山里顽强的野草，简直就是为我这种没有责任心的“懒人”量身定制的。你不需要像伺候公主一样天天给它浇水、施肥、晒太阳，它自己就能活得好好的，绿得任性，长得欢快。偶尔忘记浇水了，它也只是轻轻皱眉，然后默默地从空气中汲取水分，继续它的绿色攀援之旅。有一年在海南过冬，回来一看，花

卉全都蔫了，经过极力挽救，一周后只有绿萝和几盆沙漠植物重现生机！

栽花种草，养鱼遛鸟，本来就是闲散人找乐的事。退休的人，就应该像绿萝一样，活得轻松自在，遇遇而安，顺势而为。想浇水就浇点，想剪枝就剪剪，不想动了就让它自个儿在那儿静静地绿着开着。这样一来，既能享受到养花种草的乐趣，又不会觉得累赘和负担。

虽然绿萝不开花，但它的绿意盎然却能给我们燥热的夏日送来一缕温润，在枯黄的季节里带来一片生机。坐在绿叶间，嗅着绿草香，你的心情也会跟着飞扬起来。这不就是生活的小确幸吗？

退休生活应该像绿萝一样，不艳也自在，无花也精彩。我们不需要刻意去追求什么名利和荣耀，也无须鲜花和掌声，老有所为，活出自己的色彩和风格就好。在这个世界上，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就像绿萝一样，虽然它不开花，但它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绿色和美好。

绿萝，无花也精彩。

乌兰牧骑的老队员

●刘洋

的梦，也是出于村里娃来镇里读书的好奇心。当时的人民影剧院为全镇最醒目标志性建筑，乌兰牧骑就在影剧院西侧的院子里。队员们有了宽敞明亮的排练场地，演员阵容也比过去多出一倍，不仅演出歌舞剧、还演出二人台，常年活跃在城乡舞台上，为全旗文化事业建设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调入察右中旗宣传部工作，在给部长当秘书那段日子，由于业务关系，与旗直文化部门，尤其是文化馆和乌兰牧骑打交道的机会多了。只因我爱好写作，也在相关报刊发表过些文学作品，一来二往，与当时乌兰牧骑队长张桂花、副队长刘学亮，还有编剧张雪峰认识了，成为文友。当时本旗的文学圈子很小，我们这几个人经常会与本土地作家们周末聚在一起谈论文学创作，现在看来有点类似文学沙龙的形式。有时也撮一顿，席间互相交流业余创作的心得体会，大家畅所欲言，收获颇丰。

这些文友里，刘学亮悟性好，进步快，不久就创作出东路二人台《雷雨之夜》。其剧情是反映当年知青返城大潮中，一对小夫妻的感情纠葛，时代性强，情节动人，参加乌兰察布盟全盟文艺汇演一炮打响，荣获优秀创作奖。扮演剧中A角的演员任军，亦获得优秀表演奖。

如今细想起来，要说我与乌兰牧骑打交道时间最长久的人，当属赵继贤老师。最初是因我创办“漠野文学社”，出版文艺报《高原星》，少不了向老前辈请教。当年赵老师可谓全旗文化界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他是平地泉师范学校第一批毕业的优等生。那时候，能识得五线谱的人实属凤毛麟角，像他这种会用简谱速记民歌，会谱曲，还会吹奏乐器的人，在普通市民眼里，就是乌兰牧骑里的“台柱子”，也是团队里的“元老”。

大约是在跨入新世纪之后，时任旗委常务

唱戏的，人们喜欢得不得了，不用村里队长（那时每一个村就是一个生产队，管事的人叫队长）安排，村民都抢着让这些稀罕的客人到家里吃饭。我们家里也抢到一个，后来才知道他叫赵继贤。我妈妈给他做了一顿热乎乎的擀面条，他临走时，给留下二两粮票和三毛钱。我奶奶六十多岁了，拽住赵继贤的衣襟，坚决不收，诚心实意地说：“谁家出门背锅带灶哩，吃碗家常便饭，咋能要你钱呢！”见老人家不撒手，赵继贤就解释说：“老人家，这是我们乌兰牧骑的规定，我如果白吃这顿饭，就得挨批评；谁要是搞特殊，队里就处分谁。”听他这么说，我们全家人只好目送他离去。

村子不大，也无大房子，当晚演出的地点，就在村里的饲养院。那个院子大，院后面是一排养牛养马的棚圈，前面有间屋子，夜里供饲养员睡觉，白天是队长召集大伙开会的地方。

当晚的演出，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其时村里最高档的照明工具是戴风罩马灯，但吊在高处，显得昏暗，连演员的面部表情也看不清。队长刘永厚大手一挥，让他老婆裹了两个鸡蛋大小的棉花圪蛋儿，用一根细铁丝吊在台前房梁下，下面放个洗脸盆，沾上盆里的素油，点燃起来，一团红火球，场地一片光明，就是烟雾太大了。

乌兰牧骑的队长名字叫包括，人年轻，戴着顶旧狐皮帽，样子很威风。说来也巧，早些年他正是窑湾湾村工作组组长，与村里老人们惯熟。次日他带领队员把道具箱子搬到车上，临出发前，让车伕于瑞把车赶到村中央，他向前来感谢的村民们说：“老乡们，要感谢，就应感谢共产党，感谢新社会，让我们把文艺演出送到基层去，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再见啦，下次我们再来。”

数年后，我进入科布尔一中读书，一直心心念念想去乌兰牧骑看一看，这是我少年时

大后山原野苍茫，辉腾锡勒长风不息，六十余载岁月悠悠，一曲牧歌依然萦绕在这片热土的田间阡陌和嘎查浩特——察右中旗乌兰牧骑，这支成立于本地、成长并紧跟于时代、服务于民众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承载着全旗各族儿女几代人的深情记忆，已经成为察哈尔草原以及大后山地域河川大地的新时代楷模。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还是刚入学的山村娃，乌兰牧骑来我们这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偏僻山村演出，这给我年少心灵的震撼那真是太大了！大抵是自出生后，我头一回正儿八经地看到文艺团体演出，头一回享受到那般赏心悦目的歌舞。那情景，那人，那事儿，深深印进我童年的脑海中，至今难以忘怀。

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名叫窑湾湾，其位置在察右中旗西南方向的夹吉尔河流域，本地话将这条沟壑称作“甲鸡沟”，距离科布尔镇大约有六七十里路程。一条大沟里长满茂密的窑蒿，秋天雨水稠，大地喝足水分，蒿草疯长，有芦苇那么高，大犍牛进入草丛里，外面都看不见脊梁。

那个时候的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入冬第一场雪漫过膝盖，足有二尺深，这第一场雪叫“坐冬雪”，也就相当于大雪封山了。唯一一条崎岖山道，里曲外拐，冰雪阻塞，车马难行，山里人几乎不怎么出去，大都窝在家里“猫冬”。外面的人也不怎么进来，大多是等来年雪融，才来回走串。

我记得是那年快过大年的时候，乌兰牧骑的胶轮马车进村里来了。十多名男女队员，男的穿羊皮袄，足穿毡筒至膝盖的毛嘎蹬，头顶狗皮帽子，也有戴狐帽的；女队员也有穿皮袄的，不过为好看，皮袄外面罩层花布袄，鼓鼓囊囊的。那个时候，冬天特别特别冷，出门不穿皮衣会冻伤的。

封闭的大山里，寂寞的小山村，突然来了